

「高雄市自殺防治與生命教育現況探討」公聽會 會議紀錄

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三) 上午 10-12 時

地點：本會 1 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列)席：

本會議員-議員黃柏霖

政府官員-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衛中心主任蘇淑芳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衛中心股長李盈菁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工科股長林雅芬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預防科秘書林明煌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預防科警務正盧志明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科科長黃士純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科指揮中心專員高文宗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督察室督學顏君竹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科員鄭英杰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專門委員楊進祿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專門委員郭寶升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水利養護科副工程司許世盛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主任秘書郭淑芳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正工程司周信良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漁業行政科股長曾繁華

學者-社團法人高雄市生命線協會主任黃靖淑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廖義銘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牧愛生命協會創辦人暨執行長吳美麗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諮商中心主任洪菁惠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副教授李銘義

其他- Only 實驗教育創辦人蕭典義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紀錄：李昭蓉

甲、主持人宣布公聽會開始，介紹與會出席人員並說明公聽會要旨。

乙、議員、學者、各單位陳述意見：

黃議員柏霖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衛中心蘇主任淑芳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工科林股長雅芬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預防科林秘書明煌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科黃科長士純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督察室顏督學君竹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楊專門委員進祿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水利養護科許副工程司世盛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郭主任秘書淑芳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漁業行政科曾股長繁華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郭專門委員寶升

社團法人高雄市生命線協會黃主任靖淑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廖教授義銘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牧愛生命協會創辦人吳執行長美麗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諮商中心洪主任菁惠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李副教授銘義

Only 實驗教育蕭創辦人典義

丙、主持人黃議員柏霖結語。

丁、散會：上午11時46分。

「高雄市自殺防治與生命教育現況探討」

公聽會錄音紀錄整理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我先說明一下，大概一個多月前，有一天曲全立導演來高雄活動，他跟我講，台北市去年統計有想要自殺的人有1,800多人次，這個數據怎麼來的？我不知道，他就這樣跟我說，我說，我們高雄應該會好一點，因為高雄的衛生局、社會局、還有牧愛、張老師等等，很多團體都努力在做。我就跟他分享，我做事是這樣，我很感恩啦！因為我在10幾年前有機會跟牧愛協會合作，所以那時候我就問理事長說，你們有做這個嗎？他們說有做牧愛生命卡，我說，你們印多少？他說印一、二萬張，我說，我們高雄的孩子應該不只這樣而已，我就說，我來處理。所以從那一年開始我們已經印了7次，每一次都印30萬張，這時候又要很感謝我們教育局，他協助我們把它分到300多所國小、國中、高中，所以我們的小朋友幾乎每一個人都會拿一張牧愛生命卡，如果你從小學開始拿到現在，應該拿五、六次了，我們都持續在做，因為我覺得像這種事情，它不會一次就有很大成效，它需要持續做，還有與時俱進。像剛剛衛生局代表跟我說，他們現在也有AI的，打去可以跟電腦聊聊天，可能聊一聊，本來想要怎麼樣的，然後就會好一點，就在那個當下，所以我們應該透過各種不同的技術方法，主要是關心啦！因為社會太多元，現在的人頭腦裡想什麼，我們不是很了解，像以前我們被老師打一下，回去我們就會自己認錯，現在可能就會去投訴了，然後這位老師還要寫很多報告，還要參加很多的會議，去確認說到底有沒有狀況。所以有時候我常講，以前老師那一套，現在要照那一套來教我們的孩子，可能會有困難，所以要轉型。這個時候大家又說老師沒有熱情、不關心孩子，如果太關心，你們家長又有意見，所以這中間的平衡點怎麼拿捏，大家都要一起努力。但是我一直覺得，最少我們要心存良善，希望孩子都更好，這個方向是對的，其他都是技術，我就先做這樣的引言。

接下去我們按照邀請書，先請各主管機關做簡單扼要的發言，然後請我們學者、專家、還有社會來賓也提供一點建議，我們希望今天一方面鼓勵各局處重視這一塊，也感謝這些學者專家給我們一點意見，也鼓勵高雄，包括救國團張老師、包括牧愛、包括很多團體等，在不同面向來協助，因為每一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都是無價的，不要讓他在這個當下沒有一個

依靠或者沒有一個 link，這樣就非常可惜了。首先我們請衛生局代表發言，謝謝。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衛中心蘇主任淑芳：

主席、各位學者專家，大家好。非常感謝！其實自殺防治雖然歸在衛生局的社區心衛中心權管，但是全高雄市所有的局處，我們原來是 22 個局處一起，最近我們又把觀光局、水利局、還有工務局統統囊括進來。也就是說，其實這件事是全高雄市的重點、重中之重，因為每一個生命如果發生一些挫折，或者中間有一些轉折，我相信都是每個家庭很不樂意見到的，也對整個家庭會有很大的損傷，所以高雄市其實從去年，大家也都知道這個愛河事件，雖然愛河自殺案件，我們高雄市不是比例最高的，不是！但是因為媒體一直渲染，好像覺得我們高雄市的愛河事件很多，它的水域有很多個點，不是最高的，不是啦！不是啦！也不是這樣，有的流不過去，我相信每一個民眾在編排我們、或者鞭策我們，我們都非常的謝謝民眾給我們很大的指導，也給我們很大的推力，因為危機就是轉機，市府就會支持我們趕緊開專家會議，所以我們有 7 場專家會議，而且邀集全國，不只是高雄市的專家，一起來研議這件事情，我們不敢保證一定不發生，但是我相信我們可以做一些改善。

近年來我們高雄市其實做了一些努力，包括現階段主要針對原因，墜樓的問題其實滿高的，所以我們聯合了幾個局處一起做一本叫做「防墜手冊」，這本手冊已經快要完成了，我們邀集了很多專家一起來研議，包括工務的專家，我們希望防墜手冊能夠對校園、對各個百貨公司，包括我們的經發局也給我們很大的協助，百貨公司其實我們歷年也有案例，所以我們大概針對這個部門做了比較大的變革，我們希望防墜手冊能夠給民眾、給這些機構一些處理。

另外一個部分是我們的長輩，最近看起來長輩的比例有成長，我們青少年反而沒有成長，長輩的成長比例我們歸納一些原因，久病厭世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也會涉及長照的問題，很多長照的個案裡面，有一些個案覺得真的太痛苦了，無論是家屬或是被照顧者，他們都覺得很痛苦，所以這兩個議題我們雙管齊下。針對長輩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能夠早點發現，所以我們現在設計了一個系統，我們希望各個診所，不是看精神科的診所，也可以幫忙做一些自殺防治的守門，幫我們做這部分的通報，讓這部分能夠強化，至少在社區有這些診所可以幫我們把關，一旦他們發現了，就進入這個通報系統，後段就是我們的事，他們就不要煩惱，他只要幫我們通

報，他也願意幫我們服務，我們也有獎勵機制，他可以幫我們做這個服務，這個部分局長花了很大的心思，很努力在做，大概這個部分我們做比較多，剛剛議座也幫我們介紹了AI系統，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有問題大家就提出來討論，我們盡可能把那個網打開來，像你剛剛提到那個久病厭世，我在議會這一兩年也在談臨終關懷，就是跟他說一說，人既然要走，就讓他走得有尊嚴一點，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方方面面我們在每個項目都盡可能努力來做。我也跟殯葬處說，要走得安心，很多人久病厭世是一個，另外還有他也會擔心台語說的「死後沒人葬」，死了沒有錢，因為很貧窮都沒有飯吃了，最後死掉了要怎麼辦呢？我就跟他說，我們高雄市政府會運用資源，讓每一個高雄市民走的時候不要有罣礙，你不用煩惱，高雄市政府會幫你辦得體體面面，幫你火化，放在你應該去的納骨塔，你就不用擔心這一塊，減少他們的憂慮，這個政府都做得到，因為現在有愛心的團體太多了，我們只是把它串在一起，這個事情就會做得好，接著我們請社會局發言。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工科林股長雅芬：

主席、專家、與會先進，大家好。社會局代表報告，今天非常榮幸來參與這樣非常重要的議題，誠如剛剛主任提的，我們在市府團隊，社會局是屬於家庭工作小組，我們在意的是以家庭為中心的概念，所以舉凡我們社會局服務中的一些個案，只要他有自殺未遂、或有意念的一些狀況的時候，我們都會進行通報，然後跟相關的局處去做一個合作，在這種高風險自殺的族群，特別要非常去關懷。因為我們的促進委員會這邊其實都有分組，也有一些策略性的目標，我們社會局這邊其實有掌握一些主要的數據分析，以我們來講，現在高雄市確實誠如剛剛主席講的，現在的年齡區段是以65歲以上的自殺人口族群是最高的，還有一個區段就是15至24歲的青少年，他們這個族群也一直在逐年遞增，這是非常明顯的一個狀況。在我們社會局來講，我們服務的個案裡面有身心障礙、或家暴被害人、或者低收、中低收入戶、或兒少、性侵害這些案件，在這些案件裡面，我們現在掌握到的是以身分來講，就是身心障礙者和家暴被害人這兩者身分的自殺率會比較高。另外以案件類型來講，我們現在通報給衛生局的裡面，我們服務的大宗就是家暴案件和所謂的脆弱家庭，脆弱家庭就是剛剛主席說的失業、家裡很脆弱有弱勢因子的家庭，非常無助的，這兩塊族群也是我們目前看到的案件類型裡面，自殺率比較高的。

在這樣的分析下，所以我們有配合衛生局，有一些階段性的策略目標，除了一般性的普及社區跟大眾去辦一些活動，促進他們身心健康這些以外，更重要是針對這些我剛剛講的，我們已經鎖定目標的族群，我們怎麼去再做更進一步的關心，這個是比較選擇性的，比方說脆弱家庭，我們就要去找出他的失業、失能狀況的問題，我們會提供一些相關的補助，一些資源把它引入。尤其像近年，就是剛剛主任提的老人家照顧的問題，所以現在家庭照顧者，高照顧負荷的狀況也越來越多，當中尤其是男性，所以我們特別會在男性這個區塊，也會去做一些支持的課程、或講座及活動，如果我們的脆弱家庭裡面有這一塊族群，我們也會特別去關注，剛剛講的身心障礙者也是一塊族群。所以在社會局這邊像我們障福科就有所謂的支持和心理重建的服務，就會提供他們定期的密集追蹤關懷，不會只有給補助，會幫他安排去做一些測量，安排一些心理諮商和心理重建，去發掘他的一些潛在問題，這是比較身心障礙者。

最後就是老人家那一塊，剛剛講老人的比例是最高的，所以在我們社政單位有建立一個高風險危機老人族群的處理機制，主要是鎖定在機構的長者和獨居列冊的老人，你知道老人家在機構住久了，他就會開始久病厭世，然後不想活，所以我們會跟機構裡面的一些醫療團隊和機構的專業人員去做合作，他們會定期有一些衛生局提供的測量指標，我們是頻率非常高的進行施測。獨居老人也是用同樣的方式進行家訪，關懷據點的人員進駐以後，定期看一個月幾次，然後會用那個量表去做施測，一旦發現他的量表指數是高的時候，就會通報給衛生局。在家暴剛剛講的被害人那一塊，其實我們跟衛生局有一個共訪機制，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家暴自殺的被害人，因為他是父母成年人，他可能會自殺，可是更要關注的可能是他的孩子，他家裡有一些未成年子女，所以我們跟衛生局這邊也有一些共訪、共案的機制，一旦發現這些案子是比較屬於高危機、高風險的族群，我們都會列管，然後一起開案服務，去提供一些相關後續的處理，大概是這樣，以上，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社會局，接著請警察局發言。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預防科林秘書明煌：

主席、各位與會先進，警察局報告，警察局對於自殺防治這個工作，最主要還是積極跟衛生單位合作，針對衛生局所提供的一些相關資料，我們針對一些區域、水域、場域，來加強我們的巡守工作，而且我們還結合民

力，類似我們的巡守隊，也把這些場域和水域沿岸列入我們的巡邏線，加入我們警力和民力的協助工作。在第一線同仁處理案件的時候，我們發現有民眾在那邊徘徊，或是心情不佳的，就會請我們同仁來主動關懷，也避免一些憾事的發生。

第二部分，在警察這邊如果發生接獲疑似輕生的案件，我們會立即啟動相關的協尋機制，而且趕快把這些民眾找到，而且我們比照重大刑案來辦理，避免一些憾事的發生，以上報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主動關懷很重要，我們現在報紙和電視常演詐騙集團，現在銀行都有一個通報，只要匯錢不明的，都會請警察來協助，我那一天去元大銀行，光是一個行員就得到市政府很多獎狀，因為他會問民眾說，你這個匯款好像有問題，他就打電話給警察局，我們警察同仁就會來，我覺得也滿好的，但也有很多堅持要匯過去的，那就很慘！有一個人的退休金五、六百萬都匯出去了，那個都要不回來，所以像這種的，雖然事情不同，但是樣態都一樣，我們就是要主動關懷，辛苦了！接著請消防局發言。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科黃科長士純：

主席、各位與會的學者專家、還有各局處代表，大家好。我是消防局代表，我是救護科科長我姓黃，在自殺防治公部門這一塊，我們消防局是負責緊急救護這項工作，根據我們從119指揮中心的指揮派遣系統裡面去撈最近5年，疑似尋求我們消防局來協助的救護案件裡面，我們經過統計大概有2,797件，將近2,800件，當然，我們不能論斷這些案件都是自殺，因為還包括有服藥、有溺水、還有上吊、墜樓、或者疑似跳樓等等這些，當然其中也有可能是意外發生而造成需要緊急救護的部分。不過從這些數據來看，我們也知道民眾被列為疑似自殺的比例還不少，尤其最近這段期間疑似跳樓的案件，如果大家從媒體報章報導看到，還是經常在發生，我們消防局接受到這些報案之後，我們會儘快派遣轄區的就近分隊，出動救護車趕到現場，如果是屬於自殺案件，當然我們也會出動我們的救災人員，包括鋪設氣墊等等這些標準的作業程序，我們都會來做處理。現場的初級指揮官也會去做判斷，如果確實是屬於疑似要自殺的，包括警察局這邊也會通報，甚至他需要一些心理諮商層面的專家到場的話，我們也會通報衛生局來做這方面的協助，我們本於守護生命的最高原則，我們消防局在這一塊責無旁貸，我們也期待類似的案件能夠逐年逐年減少，但是以目前不管是社會因素、經濟因素、甚至很多政治因素等等，都會造成民心的浮動，

也會造成此類的案件層出不窮，我們期待這些案件能越來越少，我們的消防同仁也比較不會那麼辛苦，以上，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我們接著請教育局督學發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督察室顏督學君竹：

主席、各位先進，大家早安。我覺得在學校教育的部分，其實如果稍微做一些歸納總結的話，我們很努力在三個面向去做著力。第一個，當然是落實通報的部分，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其實不管是教育系統的校安通報、或者自殺防治的通報，這個對於我們掌握個案的狀況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個部分的面向，大概是教育系統內非常強調努力的，就是班級輔導的機制能夠去落實，還有轉銜的部分也能夠落實。另外，在跨系統的和一些協力單位的轉介機制，這也是近年來，包含剛剛其他局處有提及的，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個，我認為應該是教育單位最應該要深耕及著力的，當然是在教育工作者的持續增能，另外就是落實在結合課程裡面，才是比較能夠深耕及防治的面向。剛剛提到的這三個面向，其實我覺得不外乎都是期待教育人員，及時能夠在學校教育的系統裡面去加強辨識的能力，當然，能夠早期發現、早期介入，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部分，以上分享，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教育局，接著請民政局發言。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楊專門委員進祿：

謝謝主席，與會代表大家好。民政局報告，民政局在自殺防治工作方面大概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就是督促區公所，一部分就是協助戶政事務所。在督促區公所的部分，大概就是請里幹事主動發掘待援的個案，適時提供社會的救助資訊及資源申請的管道；在戶政事務所的部分，就是會協助他們辦理各項戶籍登記，包括死亡登記、離婚登記的時候，去主動關懷他們、主動發掘有沒有需要協助的個案，在民政局的部份，會每個月統計他們主動關懷和通報的數據，並視需求轉介相關單位去做資源的連結，給予適切的幫助，最主要就是民政局會以轄內的衛政、社政單位強化橫向聯繫，以相互合作的方法主動給予關懷。在區公所的部分，我們的實際作為是，運用里幹事下里服務時主動發掘個案，藉由里鄰長的觸角，提供需要待援者的資訊，深入了解他的生活困境以及家戶現況，在經濟方面主動給予經濟弱勢者協助，辦理相關的社會福利補助事項，並轉介到相關的市府單位、

慈善單位提供援助，以減輕他的經濟負擔。遇到有精神、心理因素需求需要通報的，我們會適切的了解個案以後，通報衛生單位予以協助，在這些有自殺行為情事時，就會在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進行線上通報，若有符合社會安全網關懷的對象，則協助轉介通報到各權責單位來做後續的協處。在戶政所端，他在辦理死亡登記的時候，我們會主動關懷，送長者失親的關懷信函，提供相關資訊窗口的聯絡資訊；受理離婚登記的時候，我們會主動了解民眾的需求，如果他願意，我們會請他填寫溫馨關懷服務需求的調查表，對於他現行的經濟及家庭狀況提供協助，按月我們把這個調查表送請社會局，提供民眾協助，適時表達慰問及關懷之意。

除此之外，主動關懷誠如剛才主席講的，主動關懷的確在自殺防治裡面是防治最重要的一環，民政局為了落實這個主動關懷，就怕在區政或戶政的執行不利，所以我們參照高雄市政府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會裡面的決議，為了落實人人都是自殺防治守門人的概念，我們要求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每年按月都要提報成果統計，服務的內容包括提供關懷、轉介資源，另外還有其他轉介慈善團體、寺廟等單位，要求他們每個月必須把數據提報出來，用數據去確實督導，落實並督促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在自殺防治裡面盡一份心力，以上報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我在推的那個弱勢市民微型保險，也拜託所有的里幹事，要親自送保險單給弱勢、低收、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輕度、中度、單親，都有補助，高雄市今年接近 8 萬人，所以那個工程也非常的大，每次你們局長來或區長來，我都拜託他們，因為那個就是需要多一份關心。我說，那個保單如果用郵寄的，他們看到就把它丟掉了，他們說這個可能是詐騙集團，但是里幹事送過來就不一樣，里幹事不可能配合詐騙集團，但是一次、兩次以後，這些人除非他身分變更，不然每年都有，他就是社會安全網的部分，一開始就給他們多一點關心，不然你想，電視常常在演，死在家裡面好幾個月都沒有人知道，那實在是人間悲劇，我們希望台灣社會不應該有這種事情發生，每一個人在各自領域多做一點，那個問題就會少一點，謝謝。接著請水利局發言。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水利養護科許副工程司世盛：

主席、各位與會先進，大家好。水利局報告，水利局目前在自殺防治的部分，主要是配合我們衛生局，衛生局有時候會有一些宣導的文件，會請場域機關在現場張貼，讓民眾可以看到。另外，因為我們現場通常會有一

些巡守人員，第一個是我們自己巡查的同仁，第二個是維護的廠商，另外還有一些里民組成的河川巡守隊，這個部分衛生局也定期提醒我們，請這些同仁在現場巡查的時候，如果有發現疑似要自殺的個案就幫忙通報。當然，我們市府有通報專線，但是我想，廠商、維護人員和里長大概也不會記得，他們大概通常不是打 1999，就是打 119 或 110，希望這些接收訊息的市府同仁就可以協助他們。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我們現場場域安全的部分，這個部分老實講，不是專門為預防自殺做的，這個是針對一般民眾，在可以的情況之下我們儘量減少一些意外發生，當然也可以對預防自殺有一些幫助，不要讓他不小心掉下去，以上，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水利局，接著請工務局發言。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郭主任秘書淑芳：

主席、各位與會的專家、同仁們，大家早安。有關工務局這個部分，因為自殺防治現在市府每個單位都希望進盡一份力，在配合衛生局的部分，只要我們有對外的宣傳，譬如公寓大廈不論各種宣導活動，或者我們會定期辦一些相關的講習，或者他們來申請案件，我們都會儘量在裡面做有關自殺防治的部分，我們都會配合衛生局，請相關單位一起來做自殺防治的事前宣導。我們主管的場域部分，在每一個場域裡面，除了我們原來的巡邏人員、維護人員以外，我們現在都有聘保全，不論是公園或愛河，我們負責的部分都會另外聘保全，我們只要看到有民眾，感覺他在那裡徘徊遊蕩，我們就會主動去關心，希望能夠在第一時間發覺這個案件，引導他不要再往那方面走，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會跟保全說，你只要發現有人徘徊，可以過去跟他聊兩句，主動關心一下，或許我們就可以提前發現。在事後的部分，萬一遺憾發生了，其實我們在愛河旁邊，最近有加裝 30 支監視器，真的萬一不幸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也提供給衛生局去判斷，到底哪些地方比較容易下水，或者事後有一些警察需要處理的部分，所以我們也裝了監視器，萬一不幸發生的時候，可以協助後續的處理。目前我們工務局在這個部分都是儘量配合衛生局，我們都會盡力來辦理，以上報告，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接著請海洋局發言。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漁業行政科曾股長繁華：

海洋局就轄屬的 16 個漁港，我們有設置 7 個漁港辦公室，其中人員每天會針對我們漁港轄屬區域，配合海巡署的人員共同巡查，誠如剛才工務局

同仁講的，因為漁港區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區域，除了一般漁民以外，一般民眾在那邊逗留，我們就會列為高風險主動去關心的對象，我們假如藉由關心的過程，發現他有情緒不穩，我們就會通知警察同仁到場協助。另外，我們在港區設備裡面會加裝港區護欄、阻車圓石，並且港區有加裝監視器、告示牌與救生圈，提升防治自殺能量，以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OK，謝謝，各局處都報告過了，我們接著請今天邀請的學者專家，首先我們就按照邀請書，請生命線黃主任發言，謝謝。

社團法人高雄市生命線協會黃主任靖淑：

主持人、各位局處代表、各位先進，我是高雄市生命線協會的主任靖淑，生命線協會有一個自殺防治專線 1995，大家是知道的，而且我們在港都已經深耕 54 年了，早期在還沒有公部門辦的 1925 之前，1995 就開始在運作，當時其實有一個時空背景的社會因素，而造成很多年輕人自殺，才會產生這個社會問題。為什麼？因為農業社會轉變成工商業社會，很多人來到都市離鄉背井，但是苦絕對不能跟家人說，一定要自己去面對，就好像我們這塊土地的精神，我們都要求自己也要這樣子，但是忍耐、忍受會有撐不住的時候，但是這個情況也不是只發生在台灣，它是全球性的，整個環境改變產生擠壓的議題，現在在網路世代裡面，我們所有的人都承受極大的壓力。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 1995 專線現場聽到了什麼？大家可能會很意外，現在大家都用智慧型手機，還有人打電話嗎？會不會有這個疑問呢？可是我們 1995 專線到去年為止，近 10 年來，每年都可以接聽超過 2 萬通以上的電話，這個是我們能接得住的，因為我們只有將近 200 位的協談老師，我們沒有辦法撐住全部，但是我們很想盡力。我們這 2 萬多通電話，疫情期間還曾經飆到 2 萬 6,000 多通，快要接近 3 萬通，這個在告訴我們有很多人，其中 98% 不是馬上要自殺，他是活得很痛苦，有孩子的、有青少年的。這個音檔我有聽過，孩子打電話來這邊求助，後面媽媽在罵，你又在亂打電話了，所以家人沒有了解這個自殺的風險或者預防的概念，這是家庭可能有的現場。有些人是在工作的現場感覺被霸凌、被排擠，因為他是發生家庭重大事件，例如有一個工作職場中，他是非常優秀的工作，但是因為媽媽突然去世，媽媽是他最大的精神支柱，頓時失去依靠，所以他開始吃抗憂鬱的藥，因為開始吃藥導致他起床變得緩慢，工作中就被指指點點，而工作中的那些指指點點的壓力讓他撐不住，他產生了想自殺的

念頭。也有身心障礙者，我們最近的年輕身心障礙者，他努力工作、努力讀書，但是他的意見沒有辦法被聽見，他說，他想要到學校的頂樓跳下來自殺，以報復這個社會，但是他有沒有把這個想法跟他的父母說？有，他的不滿跟他的父母說，他父母只會回應他一句，忍耐！忍耐！忍耐就好了。也有學校的孩子跟同學相處、跟父母互動、跟師長交流覺得壓力很大，我曾經有一次在一個國小，全六年級的學生齊聚在大禮堂，我跟他們做自殺防治、情緒教育的宣導，我說，你們有曾經動過這個念頭的舉手？結果七成至八成的孩子舉手，但是他們沒有這個行為，是因為還不是那麼衝動。父母離婚歷程，孩子想死、想自殺，寫在日記本內，父母都不知道、老師也不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直到有一天父母來接受家事商談的輔導，結果他開始關心他的孩子，因為我們在提醒他，大人要離婚，你們要去關心小孩的狀況，結果他才無意間翻閱到孩子的日記本，才看見當中的文字，還好憾事沒有發生。

這個我想跟大家報告的是什麼？預防工作。有自殺意念的人很多，他們承受的壓力是生命歷程中累積的，但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回應值得我們去省思，第一個，預防工作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公司協力來投入，因為像自殺意念的人有這麼多，他們其實背後都糾葛著非常複雜的困擾，打進 1995 專線，極高比例是在精神困擾，其他就是家庭相處、人際關係、情感議題，這些是他們最辛苦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希望有人能夠聽他說，因為他的生活中根本沒有人想聽，這才是一個很辛苦的地方。就是說，當他想開口說的時候，他的身邊幾乎找不到人想聽他說話，我就在想，他知道要打 1995 聊，我們也很願意追蹤他，如果他需要的話，我們有沒有更多的資源在社區裡面來布建、來傾聽，但是因為人很多、數量也滿大，有時候我們的專案人員其實也是很辛苦，已經非常努力在做。但是我想再一次提出這個自殺意念的幫助是很重要的，我們也曾經碰過男性和女性的家暴相對人，他們也想自殺，因為他覺得很痛苦，他不知道還能跟誰溝通。

還有第二個是去掉一些污名，譬如我覺得我們社會是不是存在著自殺這件事情與我無關，一直到發生的時候才覺得與我有關，還有想死是我這個人的問題，跟社會沒有關係，我覺得這個概念可能要被澄清，因為我去宣導的時候，接觸到很多社會大眾會有這樣的想法，就是你自己想不開啊！就是你自己要死，不想面對逃避，對不對？好，我來告訴大家，我曾經接過一個在很棒大學就讀，他讀得很好，他打電話進來我們的 1995 說，他準備好自殺計劃了，等到他再 2 年後就要自殺，因為他說他從小父母離婚，

在這離婚過程中父母一直吵架，然後就拉扯孩子選邊站，他們就被迫選擇父或選擇母，他們讓孩子夾在中間，不斷地要他們表現忠誠，當大人吵到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拿孩子來出氣，所以他一直在接受父母的否定，所以在這個歷程中，他說他已經忍得夠久了，他現在長大了，他想要解脫，因為他覺得他不想再忍了。從這些家庭的歷程中，我舉這個例子，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們可能要更多的警覺去了解，一個人會有自殺意念和有自殺行為，並不是他自己的問題，而是可能在這個人身上承載著很多歷程性的壓力和困擾的壓迫及累積，而這個部分需要被理解和支持。所以我們不能夠去輕忽這件事情，我也觀察到我們的 1995 專線裡面，現在有一個不錯的趨勢，就是有第三方通報的人會打進來，就是從他自己的 line 群組、臉書好友、或者跟朋友之間的訊息接觸，他發現什麼？這個家人或這個朋友好像有自殺意念和行為動機的時候，他會打進來問我們說，我該怎麼幫他、我該怎麼辦？所以這個部分在我們的社區裡面，這些求助和求救的訊息，可以更多讓人家知道，這樣子的話，我覺得會幫助更多人有敏感度，在各局處的觸角裡面也可以去思考，什麼樣的歷程點裡面，自殺陰影會跟自殺產生關聯性，而我們在工作中、在輔導中、在專業服務、在家庭工作中，都把這個概念的觸角放進來，這樣子我覺得就可以達到，因為我覺得自殺這件事情，絕對不是只有自殺觀訪員的責任，也不是只有衛生局的責任，其實我們共同每一個局處，因為他會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生命中的任何一個階段性和任何一個區間都有可能產生，我覺得這才是非常值得重視及呼籲的觀念，以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主任，抱歉！我剛剛漏掉，研考會專委還沒有報告，請專委報告一下，不好意思！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郭專門委員寶升：

主席、各位專家學者、還有機關代表，剛剛聽下來，其實我們看到自殺有很多成因，可能就是家庭受虐、或校園的排擠、或群聚壓力、或感情，還有很多可能就是久病的部分，還有問題家庭等等這些成因，其實我們剛才從各機關報告的過程中也聽到，很多機關都是在自殺將要發生、或發生中，才介入處理，其實很多可以發現的部分，我們如果能夠預先發現，然後中斷這個成因累積的時候，我覺得對自殺防治會比較有幫助。這部分我們來講，應該不只是各機關，應該落實到全民關心，我們剛剛也可以從各機關了解，我們在宣導這一塊，其實要怎麼樣讓全民關心？其實我們之前

一直有在做自殺防治守門員這一塊，這裡面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一問、二應、三轉介。就是說，你要把這些觀念落實到讓社區裡面大家都知道，針對我們周遭比較高風險的家庭或者人群，來發掘尋找到求助的部分，我覺得這是比較關鍵的點。

剛剛有很多相關的愛心卡及轉介機構的資訊，事實上來講，有些民眾也很熱心，但是他不知道要找誰來反映這一塊，就像1995，剛剛我才知道1995是生命線的部分，我們一般會打110、119或1999。當然，這些可能是經過轉介，不是主要的處理單位，如果我們可以落實宣導，能夠讓處理的這些機構可能有一個單一窗口，或者類似這些電話，可以很簡單的宣導讓民眾都知道，他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該找誰，甚至在我們全球資訊網，如果有這些相關資訊，讓人家容易知道發生相關事情，應該找哪個單位、打哪個電話，可以即時在發生之前，把這些成因消除掉。其實我一直想，我們垃圾車在播放音樂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加入這些，如果發現周圍人有一些自殺傾向，或者心情不好的時候，可以打某個電話或者多關心一下。像我們的自殺守門員，接觸民眾最頻繁的就是里、鄰長，家人當然是最親密的，但是如果比較關心當地的就是里鄰長或里幹事，這些人是不是應該去接受自殺防治守門員的訓練，還有社工人員在一些服務的過程當中，就能適時發掘這些，然後把他轉介給相關的協助機關去做處理，我覺得可能在成因上就可以消除一大半了，在自殺的累積過程當中，就可以降低這個風險，我覺得可以朝這方面來做。

我們研考會在這裡面，提到最重要的就是1999，其實在接線的過程當中，如果有發現打電話進來的情緒很低落，有想自殺的因素，我們會趕快通報給衛生局。但是這個通報也像剛剛講的，大家習慣打1999或119，這些我們還是要通報，中間的過程就已經慢一步了，就是在他所在的位置上，這些周圍的鄰居或里鄰長知道的話，平常就多關心，可能就消彌於無形，就不會打這個電話了。還有我們研考會有在協助校園霸凌府級的調查部分，有些校園霸凌可能透過師長信箱，或者比較重大事件的時候，我們就會啟動府級調查，會派委員去做調查，在霸凌事件的過程當中，就能夠適當的處理，避免因為這些東西，造成可能就是師對生或學生之間…，如果我們適時把它排解掉，很多的校園問題就會適當的解決，以上報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剛剛不好意思，漏掉了！謝謝。我們接著請第二位廖教授發言。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廖教授義銘：

謝謝主持人、以及在座各位先進，我個人很榮幸有機會到議會來參加這個公聽會，這個公聽會可以說是我參加過的公聽會裡面，自己感到最沉重的，因為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都經常會遇到這些問題，不是我自己的問題，而是會影響我的這些問題，所以因此我就稍微嚴謹一點來論述我的看法。

第一個，關於自殺，我們從衛生、心理、還有社工角度來做各種分析和防治工作，目前在學理和實務上都相當完備了。聽到各位先進及各位長官的發言，我覺得自殺如何從根本解決，在方法上面和學理上面也都非常清楚。但是這個自殺議題，如果要從法律和政策的角度來看的話，就高度困難，為什麼？因為從法律和公正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賦予什麼樣的人或什麼樣的單位某種責任或義務，這樣才跟法律和政治有關。我們無法賦予任何人、任何機關或任何單位，對於他人的自殺負擔責任，更不可能讓公共資源或公務機關，來為某些個人的自殺負擔起責任。第二點就是如果根據歸納各位的高見，以及我個人一點學術上的研究，必須為他人自殺負責的只有下列三種類型，第一種叫做霸凌加害者，當這個霸凌是廣義的霸凌，包括婚姻上的霸凌；教育上的霸凌、還有工作上的霸凌。第二種是用藥錯誤的人，比方說開藥的醫生開錯藥了，或者開藥的醫生，並沒有把這個藥物在階段期會產生自殺的這種心靈現象，跟用藥者講，造成用藥者在戒斷期的時候，沒有吃藥的時候容易自殺，這種情況是我們看到最多的；第三種必須要負責的就是臨死不救的人，就是明明已經看到這個人，無論是陌生人、或家人、或朋友，已經有自殺的念頭，甚至有自殺行為和準備的時候，還不救他，甚至用言語去挑釁或激怒他，或者去忽略他，這個時候這個人也必須負責。以上這三種必須為自殺負責的人，他們的法律責任，其實以目前台灣的現行法規的話，都已經有了、都已經完備了，中央政府能夠做的，就是在現行法規上面再加強這些必須負責的人的責任，但加強這些必須負責的人的責任，並不見得會讓自殺人數減少，因為這些必須為別人自殺而負責的這些人，他們是不是應該為他人自殺而負責呢？這還是一個更深刻而繁瑣的舉證問題，這種舉證問題只要進了法院之後，不可能有太符合社會觀感或者公平正義的舉證效果出現，所以我認為從中央法規去加大有責者的責任，並不是一件有效的方法。第四個，就地方議會來說的話，我剛剛聽到各位局處首長及主管們所談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做「主動關懷者」是很重要的，就地方政府來說的話，也許主要能做就是讓這些主動關懷者，能夠有更強的來自於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分支機構的一些後援，這些後援至少包括下列三人，以我個人的經驗，第一個是絕對的保密，

對於通報者絕對保密、對於受通報者要絕對保密。第二個，杜絕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這個地方就是我個人最深層的地方，我經常遇到想自殺的人，我真的不曉得要跟誰通報，為什麼？因為他的面子比較重要，還是他未來被我通報之後，對帶他去處理這個案子的人的態度，有可能造成他的困擾，可能讓他更想自殺。更重要是，這下子我是那個通報的人，我要負擔的責任就更大了，於是我經常在這個事情上面產生很大的矛盾，乾脆自己來好了，自己來處理這個自殺問題。所以我認為第三點，對於主動關懷者的後援，要強調制度上或者實際做法上面去降低通報的責任，我為什麼經常遇到這個問題？因為我有指導很多學生，包括在各局處裡面坐在第二排、第三排，有很多都是我指導的學生，這些學生在表面上光鮮亮麗，當過科長或當過什麼長有很多，實際上家庭的壓力、婚姻的困擾、債務的麻煩，這些他們會跟誰講？他們不會跟長官講、也不會跟議員講、也不會跟律師講，會跟關心他、而且盲目支持他的指導老師講，我就這麼一句話，盲目地支持他的指導老師講，他也不敢跟其他老師講，跟其他老師講一定怎麼樣，一定會說，你這樣不對、你那樣不對。

所以我最後要強調補充的是說，在這個事情上面，我能夠以政治法律系學者身分到這邊來發言，我要強調的是，法律絕對是造成自殺率更大的主因，希望各位能夠在各個地方、各個場合多多宣導，不要太相信法律。各位的單位和各位的機關如果想要找專家學者去宣導法治教育的時候，盡量不要找那些律師、法官、檢察官，他們只會讓更多人知道什麼？知道那些絕對性的、強制性的以及封閉性的價值體系，比方說你曾經性騷擾別人，你就該死了；你曾經娶過兩個太太的，你就完蛋了；你曾經賣過毒的，你也完蛋了。也就是說什麼？從犯罪與否的角度來看，從法律的規範有無違反的角度來看，很多很多我所了解到的、我所知道的，想自殺或不得不自殺的人，他們在現實的生活當中只是不能講而已，我個人認為，他們也許想自殺的原因就是他們犯法，他們知道他們錯了，他們也知道這樣在法律體系裡面是不受包容的，他們於是只能走向結束自己的生命，以致結束自己的違法狀態，而這樣的狀況在各位的工作當中，也許看到的不會那麼多，但是在我個人的工作當中看到的最多。

剛剛各位講到，自殺最大的問題就是「有話沒人講、有話沒地方講」，為什麼會有話沒地方講呢？因為他根本就不敢跟別人講，他跟某 A 講，某 A 說，那是你違法；跟某 B 講，某 B 說，因為你有錯在先；跟某 C 講，某 C 說，你要不要先去自首，對不對？所以要防治自殺，這個地方不是一個法

治宣導公聽會，是一個自殺防治公聽會，我就不妨強調這一點。其實當我們太過於相信法律的價值，太過於相信法律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時候，尤其太過於相信法律加上良好的公民政策，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的時候，這時會造成一個社會上莫名的，但是存在的，自殺論的第一個研究者講到，社會事實概念來說的話，他會產生一個強大的政治極端主義，這種政治極端主義會驅使人們；不斷在檢視自己的生活；不斷在檢視自己生命的價值；不斷在檢視自己的生命及生活價值之後，到最後極端主義到極點之後，就會產生這種自殺的必要性，無論是年輕人或者是成年人都一樣。我個人在這個地方想要請在坐各位一起宣導，寬容絕對比法治重要，寬容甚至要到達對自殺的寬容，對自殺本身的寬容，對生命一點價值都沒有的概念的寬容，對人們離去或離棄或輕視生命這樣的價值觀的寬容，乃自於我們開始建構一個對想要自殺者的寬容，當我們對想要自殺者產生一種寬容的心態和寬容的面容的時候，才有可能讓他們再想自殺的時候，把他們的話講出來，以上是我個人的一點淺見，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接著我們請吳理事長發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牧愛生命協會創辦人吳執行長美麗：

議座、在坐的各位長官、在坐的學者專家，大家午安。我自己是一個在實務現場工作超過20年的實務工作者，所以我在相關的政策、或者法律、或者公部門各方面的知識和理解，也許沒有比各位來得多，但是我想要在這邊分享幾件事情。今天在座的夥伴，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好像我們現在在市府的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會有16個局處，這16個局處其實非常用心在自己的領域，其實非精神醫療、也非心理諮商、甚至非社會工作、也非心理衛生領域的夥伴們，很用心在投入並且規劃一個高雄市自殺防治和心理健康促進的工作，我覺得應該要跟各局處表達我們的敬意，因為自殺誠然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它涵蓋了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精神醫療等等各方面，自殺真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換而言之，在我們的社會裡面可能有一些迷思，譬如我們認為自殺者應該是送精神醫療機構，或者認為社工或心理師就應該隻手能夠解決這些事情，但是回顧我們的教育體制裡面，不管是醫學院的訓練、精神科醫師的訓練、或者是心理師的訓練研究所、社工師的訓練，事實上都沒有這麼一門必修學分叫「自殺學」，這是很嚴肅的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想，因為他在各個專業上面，相比較其他的知識層面來說，第一個，真的是我們所知不多，我必須坦白講，

就整體社會來講，對於自殺的議題，大部分的人還是覺得距離自己很遙遠，或者他就是一個社會問題、一個社會現象，很少人去關注到這件事情對我們的嚴重性有多大。

剛剛我們的長官有分享65歲以上的自殺率，事實上我從民國80幾年開始關注這個自殺防治的議題，65歲以上的長者素來都是人數最多的，而且不是只有在台灣，是中外、西方世界一樣的，他有人口學上面的意義，這是第一個。所以如果素來65歲以上的長者，他們自殺率是偏高的，何以過去沒有被關注，我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沒有列到10大死因裡面來，他沒有列到10大死因，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老年期有疾病，或者是老化的問題帶來死亡。所以在10大死因的統計上，他就被擠到外面去了，但事實上就自殺人口群來說，他的人數一直都是最多的。

以高雄市來說，我覺得高雄市滿自豪的是，我們相關的社區關懷據點也好，或者是我們推動長照這個業務之後，像衛生局相關的這些長照據點，其實目前在高雄市可以說是非常綿密的網絡，這個綿密的網絡，如何在衛生局跟社會局的合作之下，能夠更落實，包括倡議、包括宣導、包括教育，那個就是我們講的，希望可以在自殺防治的這個議題上面，能夠進行的一些預防性工作。這裡面的所謂倡議，或者是宣導教育，我想素來在我們的衛政機關，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在推的，一問二應三答的部分，其實是很好的一個概念，但是如果執行的人，舉例來說，里幹事或者是社區關懷據點的人員等等，他們對於自殺的這個議題是不了解的，就像廖教授講的，我們對於自殺議題的不寬容，源自於我們文化的因素，或者是社會偏狹的價值觀，去對這些自殺個案，對於他們病理化的思考，或者是對於他們不道德的一個標籤。老實說，這些形式的倡導活動結束之後，會留下什麼？我覺得也滿值得實務工作者，不斷去反思跟反芻的。我們是不是可以在宣導教育訓練的部分可以再更深化，包括對於生命的價值觀，包括老年期生命統整這麼重大的議題，我非常同意廖教授講的，自殺者絕對不會只有是低收入戶，或者是身心障礙者。我處理的案例裡面，比比皆是高社經的對象，只是怎麼樣？不能為人所知，不能談出來的痛苦跟絕望，有時候他必須私底下去尋求一些協助。

所以我們整體社會是需要這樣的一個教育，對於生命正確的觀點，我們如何去看待生命的老化，或者是生命面臨挫折，跟困境的時候，如何去因應？其實我個人在前幾年的時候，有試圖想要去透過高雄市，跟老人保護的這個系統嘗試合作，甚至我們也到那瑪夏，到各個旗山比較偏鄉的地方，

試著透過社區關懷據點，去倡議生命教育跟自殺防治，因為這兩者，其實它不可分，沒有辦法只用心理學，或社會學或精神醫療去解釋自殺，所以我們必須回到生命的本質去探討，很多社區關懷據點的夥伴也跟我分享，他們很需要這個，因為很多的長者，事實上在面對老年期的適應是非常不好的。這跟他的生命經驗有關係，跟他所受的教育有關係，跟整體社會的文化氛圍有關係，就是非一人之過，我非常同意，這是第一個。

但是大概這20年來，我自己比較長期投入的，是在兒童青少年的部分，這個部分有一些數字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剛剛我們在這邊談，目前15歲到24歲的這個年齡，不管是在我們全國性，或者是世界各國，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上世界衛生組織的網站去看，都是10大死因的第二位。但不僅止於此。那麼請問一下，25歲到44歲，在國內早期是十大死因第三位，這幾年是10大死因第二位。這個族群有沒有被關注？青壯年所面臨生涯發展的可能挫折，或者是他可能照顧上有高堂，還有自己的妻子、兒女的壓力，其實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為自殺不是自然的死亡現象，也不是不可預期的災難事件。所以我覺得25歲到44歲這個區段，當他這麼嚴重的時候，其實不只是高雄，不只是台灣，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的時候，他在提醒我們，這個可能會是未來我們10年、20年的國安議題。因為中央研究院的一個經濟學者，曾經針對這個議題去做過探討，發現國內過去10年來，因為中壯年人口的死亡案件，導致國內的經濟損失是超過百億，這個是社會大眾不了解或沒有看到的。所以25歲到44歲的這個區塊，我也在這裡提醒政府機關，應該有更多的關懷，我同意很多強制性的事情很困難去推展，因為基於人性軟弱，我必須坦白講，我自己長年做自殺跟生命教育的工作。但是如果可以透過寬容、關懷、同理，我們營造的社會氛圍絕對會不一樣，對於不管是意圖自殺者，或者是自殺者。

另外，除了剛剛提的這些問題之外，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這幾年有兩個關於兒童青少年自殺很重大的社會新聞，其中有一則，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我們之前的高雄市教育局局長范巽綠范局長，他高升到監察院擔任監察委員，他請教育部做了一個全國性兒童青少年自殺調查相關的數字，數字其實遠遠比我們想像的還可怕，包括過去的10年來，倍數的通報增長。當然我們可以安慰自己，因為通報的關係，所以我們有機會去做介入，但是如果不是這些孩子適應出了問題，怎麼會有這些通報數字。從一年原來300多案例，去年的數字今年還沒有出來，前年的數字，一年來到了通報數是1萬多案例，這其實是非常可觀的事情，關於兒童跟青少年的問題。好了，

從15歲到40歲，這兩個區塊都在10大死因的第二、第三，第二、第三，大概這10年來是這樣。我還是要複述一次，為什麼我們需要來關心，我們不是超高道德主義者，我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為生命負責任，並不是，因為他誠然是社會問題，誠然是國家安全的問題，他會影響到整體國家的經濟，以及社會的安定，這個是首先我要在這裡，提出我的觀點。

再來，因為我還是要強調，我是兒童青少年自殺防治的實務工作者，我不敢自稱是專家或學者。請各位一起來看一下，我我忘了這份資料有沒有提供，不好意思，不管是教育部，還是剛剛講的監察院邀請教育部提出了這個調查，其中有超過5成的通報個案，將近5成是因為這個相關精神的議題，有3成是家庭關係，有兩成是感情問題，可是我要告訴各位，這是複選題。所以他的問題並不是單一的，重點來了，如果這裡面的通報案例有大概4到5成，因為通報要把它歸因在精神疾病，它一定要有依據，對不對？不是師長隨便說了，這個孩子就是情緒不穩定，他就是精神有狀況，應該不是。根據我的了解，他有就醫史，如果這4成的孩子都有就醫史，何以他們的狀況沒有能夠改善，甚至反覆的循環通報，或者是把這樣的議題，可能從國小帶到國中，國中帶到高中，甚至成年期之後，成為自殺循環個案，或者是最終自殺死亡。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也要跟各位一起來分享，就是關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我剛剛提到另外一個社會事件，對不對？另外一個社會新聞是什麼呢？去年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兒童福利部門的專家來到台灣，他們提了一個問題，請問一下，你們台灣為什麼兒童青少年死亡率這麼高？當時我們相關主管機關官員的回應是說，因為台灣高樓多，這其實是非常不好的解釋，我做為一個實務工作者，我覺得痛心，因為大概工業革命之後，整個社會發展的趨勢是這樣，如果因為高樓，我們怎麼去解釋一些可能比較低自殺風險的國家，我覺得這個不能解釋，但是我們可以說在工具性的部分去降低自殺意念，或自殺企圖人使用的機會，我同意。這個其實在世界衛生組織，針對成年人的這個議題，他們也有提出建議，就是如何讓那個工具的取得沒有那麼方便，甚至避免媒體在那邊宣傳使用了什麼樣的工具，這個我同意，但它絕對不是成因，它是現象，使用什麼工具是行為、是現象，他不是成因。

所以我認為我們做自殺防治，要在正確的方向上面去做出評估，包括成因，包括我們如何去做預防，包括如何做基地的儲育，因為就自殺這個議題，歷來的學者，其實國內外研究的相當多，包括精神科醫師，包括相關

的心理學的專家，它其實有一個光譜。就是自殺死亡所帶來的議題，會有自殺遺族的問題，對於周邊人悲傷輔導的問題，或自殺未遂者，後續是不是就算了，還是自殺未遂者，他應該同時要有心理重建，跟生活重建的介入，這個是我們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是不是只有心理諮商的專業就可以解決這件事，還是我們應該要訓練，具備更好的全人觀點工作者去做介入，這是後端的部分。

當然在自殺行為那個當下，以及自殺企圖的部分，我個人覺得相比較過去10年或20年，我投入在這個場域這麼久，當今的社會氛圍，或是政府都是非常積極的，也用了很多的手段跟工具，我就住在西子灣，我們協會在西子灣，我晚上跟我先生去散步，都可以看到旁邊掛著，你如果自殺什麼之類的這些話。包括剛剛我有聽到，我們也知道，剛剛有聽到辦了7場的相關會議等等，也邀請了北部的專家、學者來。但是我們更要關注的就是，因為在所有的研究，或者是實務現場經驗告訴我們，自殺者的行為，絕對不是像我們想像的，他是一時衝動。我自己這20年處遇過的危機案例，我想沒有好幾萬人，也有好幾千人了，從兒童一直到老人，從職場工作者到家庭主婦，退休的人，從婦女到男性，大部分的這些人，我的實務經驗，其實跟我們在閱讀相關文獻是非常一致的。就是自殺個案絕對不是像我們想像的衝動行為，因為那個衝動行為是現象，就是發生的那一刻，我們看到家屬不敢相信，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社會大眾覺得他有很好的社經地位，為什麼他會做這件事，不了解、不了解，我們也沒有辦法了解，也不願意去瞭解，所以我們就把它解釋成衝動，認為他是衝動控制，其實不是。

在所有的研究裡面，包括美國有一個自殺學之父施耐德曼博士，他是一個精神科醫師，他針對自殺的個案，做了20年的縱貫式心裡解剖。也就是他們死亡之後，去追蹤他們生前的所有，包括他們的文字紀錄，他們談的話，他們的人際關係，他們的就醫紀錄等等，發現了十有七、八的個案，在自殺行為之前，都曾經有過求助行為，或者是有透露相關的訊息。

簡而言之，從哲學的觀點來講，求生是人的本能，從精神醫學來看，精神分析學派的祖師爺弗洛伊德也是這麼說，求生是人的本能，生存下去是我們活著很重要的議題。所以這些人他並不是衝動，往往都是很長期的挫折壓力適應不良，到他內在的資源，或外在的資源，不夠他去使用處理難題的時候，與人產生了絕望感，當這些絕望感產生的時候，其實這個歷程就是從過度控制，到失去控制的過程。這些個案持平而論，其實在每一個階段，不管是他挫折壓力發生的時候，產生自責，或者是自責之後，產生

那個絕望的情緒感受，或者是anyway在這個心理發展的階段，只要有任何的介入進去，自殺的行為就可以被避免。所以我非常的同意，我們社會對於這些個案的寬容和理解，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建立起來的。

我剛剛想到一個點子，因為廖教授實在講的太精采了，我在想，我們現在垃圾車上都會有陳其邁市長的廣播，鼓勵大家資源回收之類的，如果每年的指考跟會考之前，在垃圾車上面有陳其邁市長的播廣，呼籲家長們這段時間多關心你的孩子，考得好不好，不重要，孩子好好活下去才重要，因為孩子是我們的心肝寶貝。我要說的是，如果我們經營這樣的氛圍，有沒有成功的案例？有，印度，早年印度他們的升學壓力，跟台灣一樣很大，一樣大概在這些時間的時候，印度的孩子們都會有一個自殺潮的高峰，後來就是民間組織去倡議，政府部門也聽從了這樣的建議宣導，而且不只是宣導，他跟所有的市民也好，家長也好。像我現在一直很困難的，就是我一直沒有辦法跟家長會接觸上，我很期待可以這麼做，我們對家長們，對愛心志工們，我們去倡議，倡議什麼事情呢？在這些重要的階段，我們要去提供足夠的關懷，跟支持的情感力量，那就可以幫助這些孩子，在面臨這麼大壓力的時候，能夠避免他要走上絕路，用這樣的方式。甚至我們說了，其實這些自殺個案，他們真正的目的都不是為了要結束生命，他們是想要結束痛苦，所以如果我們在策略上可以這麼做的話，這個痛苦來自各方對不對？家長的壓力、社會的期待，同學的競爭跟比較，師長的期待，以及自我的期待等等，如果我們的社會氛圍是夠支持的，對這個當事人來說，就有很良善的力量可以協助他，就是社會支持其實蠻重要的。

再來，我這幾年非常非常感謝黃柏霖議員的協助，我們這10年來，大概發了將近300萬張的守護生命小卡，我不敢說它在高雄市扮演了關鍵性的力量，但是我覺得我們盡力而為，因為有人支持，我們更覺得要努力去做。守護生命小卡上面有一面，我們告訴孩子，如果你有情緒，你有壓力，你可以怎麼幫助自己，我們這裡有資源，歡迎你來使用，完全免費的。我們也告訴他們，因為怎麼樣呢？青少年比較不喜歡跟師長權力上位者求助，因為就像剛剛講教授講的，擔心被評價，擔心被視為是錯誤的行為，或不好的行為。所以從同儕最容易取得相關的這個資訊。我自己長年在協助介入兒童、青少年個案，很多都是這樣，交換日記，或者是他跟自己的同學講，然後他的同學就去跟導師講，學校的警報系統有機會去啟動，就有機會去做一些預防的工作。而且我跟各位報告，通常我們積極介入之後，包括我們尋求家長的合作，我可以跟各位保證，我自己經手的案例裡面，這

20年來，百分之百孩子都能夠順利的長大。有些孩子甚至現在在社會上扮演起，比如說有藥師，有相關的工程師，甚至是電機工人等等，我們看到很好的成效，這是我個人實務工作者的經驗。

最後一個，因為我講得實在太長了，通常我講這個至少要兩天，不好意思，我想跟各位分享世界衛生組織，在這些年來，對於兒童、青少年的自殺防治，跟心理健康促進，提供了幾個建議，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說兒童跟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以及自殺防治，首要必須是採取intervention，對孩子來說，還是要有介入，所以他可能不能成為一個懲罰，或者強制的機制。但是透過公部門跟民間合作，透過提供資源這件事情，這個intervention還是要的，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必須去提高兒童、青少年個人的能力，使他們能夠怎麼樣呢？在情緒調節的部分，發展出這樣的能力，所以他就可以避免怎麼樣？危險行為，當他能夠去調解自己壓力的時候，他不用透過結束自己的生命，結束痛苦，大家懂那個邏輯上的意思嗎？所以情緒調解很重要，可是我覺得蠻傷心的是，台灣的兒童、青少年自殺率這麼高，但是我們從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除了我在大學教壓力與情緒調適的課程，我們沒有那個必修學分是壓力與情緒調節。過去我們的教育主管機關有在推，大概已經一、二十年的生命教育，但是生命教育融入課程之後，就變的便宜行事。所以沒有能夠針對兒童，跟青少年發展的主要議題去做，主要議題是什麼？比如說轉銜階段的適應，他要上小學了，他要上國中，他要上高中了，他要參加指考，他要參加會考，這第一個。

第二個，人際關係，兒童青少年在發展的階段，他需要尋求自我認同跟外在的認同，建立自我的價值感、一個沒有自我價值感的人，心理健康很難好的起來。我們其實缺乏這樣更積極的作為，針對發展中的孩子，給他們這些，包括情緒調適，以及對於自己生命價值相關的教育，甚至怎麼跟別人交朋友，怎麼樣對別人具備同理心，怎麼樣能夠去發展出，他的社會技巧能力、人際的能力、適應困難的能力，這個其實都不只是世界衛生組織，我自己這20年來，覺得孩子們真的就是需要這個，當他裡面的能力長出來之後，他就更有力量去處理挫折經驗，他就不需要殺死自己。我把它講完了，對不起！議座。

再來，對於相關的部分，我們認為他可能有精神障礙，比如說憂鬱、躁鬱或焦慮的這些青少年來說，要看的是他的需求，不只是醫療，什麼樣的需求呢？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需求，那除此之外，世界衛生組織也建議，關於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跟精神衛生的部分，應該避免將他們送到專

門機構，避免過度的醫療，不是只是用隔離治療，或者是藥物去控制他，應該優先考慮非藥物的社會心理支持方法。特別是符合兒童權利的這些，包括禁止歧視、霸凌，他的最佳利益原則，他的生命權，以及他的兒少發展權等等，以及兒少的表意權，就是兒少對於自己權益的發生，這個部分高雄市過去很長年的重視，有兒童青少年相關的高峰會，但其他的部分，我真的覺得我們社會需要更多的關注。投入20年，看到政府投入更多的，包括我們自殺防治法推了10幾年，前兩年中央終於立法了。包括從早期，我們在介入的時候，高雄市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現在只有一個編制外的人員，包括早期並沒有所謂的學生心理諮商中心，就是用各個非專業人員，在學校的輔導室裡面協助孩子們，但是現在有學生心理諮商中心，那是大的宣導區的自殺防治中心，高雄也有一個。但是我請教各位，自殺率我們滿意了嗎？高雄市的自殺率是六都第一，這第一個。

第二個，前兩年我們主管機關出來報告的時候提到，去年我們的自殺率，10萬人口降低了0.2，我們的自殺率，10萬人口在15左右，15.2的樣子，我不太記得，可是各位知道嗎？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裡面，大概10萬人口，10人到14人是紅色警戒區，15人以上是超高風險警戒區，這10年來我們一直停留在...，當然我們從最早巔峰的時候，這應該不是值得驕傲的事情。10年前，台灣的自殺率曾經高達10萬人口，粗死亡率20人，現在降到15.2。可是因為人命真的很可貴，一個人命的損失，都是一個家庭的悲劇，也是社會的安全問題，所以在這裡呼籲。

最後再讓我講一個，我覺得高雄市政府很讚，成立這個自殺防治會，或者是心理健康促進防治會。但是以我在高雄市工作20年，我沒有被邀請，我願意貢獻，我可以這樣說，這應該不是什麼好康的事情，不是什麼高薪的職位，我願意去貢獻，但是我不太清楚，為什麼我一直在外面。好，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大家。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有機會邀請一下，讓更多熱心有專業的民間機構來參與協助，接著我們請主任發言，謝謝。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諮商中心主任洪主任菁惠：

主席及各局處首長，還有今天與會的師長們，大家午安。我今天受邀來，大概是我在學校裡面有相關的專長吧！因為過去約八、九年來，也一直都在學校的學生諮商中心，擔任協助學校內助人者的督導責任。我有幾點想要跟各位分享，一個想要講的是，目前學校在自殺的防治這一塊，正常來

講，每一個學期自殺危機的通報，大概都是在期中過後才開始發生。但是在這個學期才剛開學沒多久，其實就開始有自殺危機的通報案，這個學期發生的還滿前面的，一旦有所謂危機案通報的時候，校外的，譬如說像消防局，就是消防單位、警消單位，還有一些我們比較長期合作的醫療單位，大概就是我們校外合作重要的資源。到了危機案前的處理，目前我觀察到學生自殺的壓力，大概有幾個，對我們而言，其實也滿為難的，學生一旦有危機的現象，讓他繼續在校園裡頭，要維持他危機的現象慢慢緩減下來，大概要有人陪伴，至少72個小時。所以在這樣需要建立一個安全防護網，通常一般就是外籍生，我們要有他的家人，來到學校陪伴的時間，通常可能都拖的比較久一點，只要是還在台灣之內的，家長要過來把孩子帶回家，或者是來進行相關安全的支持維護，大概都不會是太困難。但現在的問題，有時候學生的壓力來源，如果是跟家人有關的時候，那個就很頭痛了，真的很頭痛，OK。這其實也是常見學生到後面發生自殺意念也好，或者是自殺行動也好，其中一個主因，就是親子關係並不OK的現象。

另外大概在校園裡頭，很常見的另外一個問題，其實是課業壓力，儘管我們學校也不是...據說更為頂尖的學校，學生的課業壓力是更大的。我們其實學校也很大。好，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剛剛各個長官們也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人際支持的重要性，對於這一群人而言，人際支持的網絡，我覺得是非常無比重要的，他們之所以走到後面，想要離開這個與人有關的世界，其實前面就是逐步的、逐步的，他與人的那個連結逐漸切斷，他與人的連結逐漸切斷，就切斷、切斷，切斷到後面，他就發現這個世界沒有人與我有連結了，沒有人聽得懂我的故事，沒有人了解我的心情。所以一般來講，我們在面對這樣子的個案，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避免道德勸說，我們很需要的並不是告訴他，你做錯了什麼要去自首，反正並非是從法的角度，也並非是從道德面的角度來勸說，他要這樣或那樣，因為他這些語言，在他平常的生活已經聽了非常之多了。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實是他希望能夠被聽懂，被瞭解這件事情，等於就是他被支持，他被支持，就被療癒，所以聽懂他究竟的苦悶是什麼，就只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如果他一旦有人可以了解他的心情之後，他與這個世界就有了連結，有了連結，對於這些人而言，其實是無比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了連結，他的情緒被支持，建立一個情緒支持的網絡，比跟他道德勸說還要重要，這是第一件。

另外，就個人的部分，他確實很可能在周遭的環境裡頭，因為課業並不

夠好，因為家長期待過高等等，非常諸多因素，或者是他長期的成長背景，很可能他對自我的概念並不夠強壯，所以自我價值這一塊，等於我要切到的，其實就是關於教育的重要性，目前常常聽到的是生命教育。另外一個，目前這幾年，我在校園裡頭，也一直進行的叫做正念。正念，剛剛提及的壓力很大，其實正念(Mindfulness)，正念的教育是很能夠進駐到校園當中，因為學生們，他要嘛就是在校園裡面，要嘛就是課業，他的壓力來源，當然就是人際、課業或工作。所以如果可能的話，在教育單位也好，或者是在職場的單位也好，其實要推Mindfulness相關的減壓訓練是可行的，什麼叫做Mindfulness？它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專注力訓練，因為我們人的思考一旦窄化，我們很容易被我們的思考所蒙騙，我們會以為我們的思考是真的。但是它只是你的思考，它並不是事實，人們不太能夠分辨什麼我的思考叫做事實，他容易把自己的思考當做是真的來看待，所以他就會會陷入一個很思考窄化的現象，自動化反應、自動化反應。所以透過正念的協助，正念叫做什麼，其實就是協助我們透過呼吸、透過專注，在這個當下，讓他重新切斷腦海裡那個自動化的思考，想法並不等於事實，想法是想法，事實是事實。

好，所以有了這樣子的一個正念教育，正念其實可以協助當事人，回到很單純的當下，當下的美好才能夠被他看見，好，即將結束了，所以專注了，其實就療癒了。一旦我們可以專注在某一個生命的每一個當下裡頭，即便只是摸摸桌面的溫度，感受一下這個氣體空氣的溫度，其實都能因為專注了，而就能夠療癒了，為什麼療癒了，因為他就離開頭腦裡頭那些很黏濁的想法。

好，有幾點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剛剛我聽到有一些非常棒的建議，其中一個就是垃圾車這一件事情，因為垃圾車所播放的，其實是一個語言的聲音，語言是有力量的，語言是有很強大暗示性作用。所以如果我們想要透過垃圾車來宣導生命的可貴，或者是對生命的熱情，或者是對於當下美好的感受，我覺得是可以聚焦在這個，而比較不是用，如果你發現有人自殺，這個語言一出去，其實語言是有催化力的，語言是有催眠性的，所以很可能他的情緒還沒到達那裡，但是很像聽到那個，就覺得那是一個途徑，他可能是會有反效果的，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剛剛很像都一直聽到一個現象，叫做主動關懷，我覺得主動關懷真的很重要，我昨日下了課，其實只是在3樓而已，沒有太高，我就看到有一個人，因為他的身體體型，有時候我們人的情緒狀態，是可以透過

身體的姿勢分辨出來的。他就站在那個窗戶的旁邊，我的一個習慣，反正就是已經變成本能了，我覺得你怎麼會站在那裡？所以我就到他的旁邊，但他也都一直沒有想要注意我，所以我就到他的旁邊去開了另外一面窗戶，就在那邊站了一會兒，感受他的身體姿勢在反應哪一些訊息。然後我感覺得到他很像有比較放鬆下來了，最後我還是遠遠的看著他，直到他完全的離開那個窗戶之後，我就開始跟他講一點點話，果然他心情是不好的，所以身體姿勢是可以很明顯感受到他的情緒狀態，他心情確實是不好的。所以小聊了一下之後，他說，他要回去上課，我就說很好，當然也是跟他講一下，何以沒有來學生諮商中心預約？對，我的業務，OK，所以讓他知道在校園裡頭有這樣的資源。

所以現在在一件事情回來了，剛剛有好幾位都有提及，我們很像知道有很多的社會資源，或校園資源，但是我們似乎不太知道，當我們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要找誰？我們不曉得這些資源在哪裡？意思就是說，我們對於資源的宣傳、宣導，好像不是那麼的足夠，或者是也許大家都很努力了，但是怎麼樣可以讓真正有需要的時候，可以知道趕緊找誰。這是我的想法，先這樣子，以上，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接著李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李副教授銘義：

好，謝謝屏大諮商中心的洪主任，他其實是一個很溫暖的人，也滿適合來談這個議題，因為這個議題是他的專業，除了我之外，其他的幾位發言人，不管是生命線，或者是廖教授，或者是牧愛，我覺得都是很棒的與談者，今天我們把它界定為公私協力的互動吧！我覺得不是一個很嚴肅的公聽會。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主題是來自於自殺防治跟生命教育的現況探討，也謝謝黃議員提出這樣的主題，事實上新聞媒體所提到的水域自殺，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它其實已經到末端了。意思就是社會安全網有些疏漏，我們從政治政策角度來看的話，我們就看哪些局處可能是當責，不是苛責，不是去責怪的意思。在這個議題上，比較重要的單位，可能是衛生局、社會局跟教育局，這應該是課責單位，就是主要的負責單位，消防警察應該是通報單位，今天雖然有水利、工務、海洋也來了。可是因為你們是有個計畫，那個計畫其實是衛生局主辦的，叫做水域自殺防治管理會議，還記得嗎？因為來自於河川、愛河、蓮池潭、海邊，這樣的一個水域。可是那

已經到了後面，這個會議衛生局辦完以後，其實他主要是在做高風險對象的篩檢，社會安全網的工作，深入家庭跟社區發展的預警系統，那就回到民政。

所以我們所課責的概念意思，這些應該做哪些事情，所以水域防治的部分看起來，好像媒體很關注，可是它表現的其實是末端了，在這個自殺防治的末端，自殺防治的區域應該在哪裡呢？我個人看起來，應該是在學校，剛才教育局長官也提到，生命教育已經融入了課程，對不對？也提到很多生命教育應該做的事情。我是建議，如果在學校部門的話，教育局願意跟牧愛合作，我覺得它有兩個活動很棒，一個叫做自我心情檢核表篩檢跟分析，這個牧愛有提供書面資料。他用學校輔導室，然後做這樣檢測完以後，就可以篩檢出危機的等級，危機等級以後，如果有高關懷的學生，我們可以做個案的管理，然後進一步的去主動關懷。

另外，有一個活動也很棒，我覺得牧愛做的，就是時刻的心理危機輔導工作坊，自殺防治的種子教師培力，它可能不限於只有在學校，它可以在民政局、在社會局跟衛生局，如果有這個需求的時候，它的心理危機輔導工作坊，包含了哪些對象，對於班級內具有危機學生的敏感度，透過同儕跟及早關懷，還是一樣會解決這些問題，所以我講防治區域，第一個就是在學校。

第二個部分在社區，因為居住者在社區，譬如說我們剛才一直很強調民政的巡守，北京市社區有一個計畫，可能大家沒聽過，叫做窗簾計畫。因為北京也很多獨居老人在大樓裡面，它那個巡守隊，每天去巡的時候，就看他窗簾有沒有拉起來，因為如果他10點鐘窗簾沒拉起來，他可能還沒起床，或者是他根本就已經在那邊很久沒人理他，但是這種計畫，只是社區關懷計畫之一。在民政、在社政，對於獨居老人的照顧，對於衛生的所謂關懷，我覺得這是一個防治區域在社區，但是怎麼去做，還需要有社會局、民政局，還有衛生局的協力。其實我看起來，今天來的每一個局處都很努力，每個人談的都很好，但是其實成因很難解決，就是自殺的成因很難解決。什麼樣的成因，剛才大家也提到，家暴、疾病、脆弱家庭、身障、失業、婚姻暴力，還有重大意外，這些真的每一個人遇到了，即使不是脆弱家庭，我覺得我遇到，我也很難解決，對不對？這種情況裡面的話，我們透過了這樣的一個通報系統，然後去做一些即時的協助，所以我們再往下看的話，可能就要做哪些事情呢？可能希望在教育局的部分，除了生命教育能夠融入課程之外，還要怎麼樣？及早進入這樣一個高關懷課程的學生

資料，然後由輔導室來做協助，還有導師的協助，這其實是人際網絡，在學校裡面，我們每天看到很多年輕的學子，在這種學習社群裡面，不管是壓力，或者是家庭的問題，或者是未來對於求職工作的一些期待，我覺得他們還是需要比較長者，或者是比較優秀的，像洪主任來做協助。所以如果我哪天站在窗邊的話，請你也來看看我，好嗎？你也要開另外一窗，好不好？其實屏大課業壓力在中等，因為我有學生來，他也不能說沒有課業壓力，還是有，我們還是要push他們做實際上的課業協助。

另外，我們看在學校裡面，還可以做哪些事情？因為像年輕人對於這樣的自我調節能力、情緒的控管不佳，事實上在學校裡面，我們也做那一些的輔導，像校園的宿舍，這也是滿常發生的，我每次看到那個自殺事件，都在宿舍十幾樓跳下來，台大也是這樣，對不對？還有外出租屋的，還有打工這些群組這些學生裡面，所以透過課程的瞭解，透過活動的關懷，透過導師跟輔導室，這個其實在教育體制裡面，都是應該去做的。所以我們今天看的自殺防治在前面一塊，在生命教育的部分，我提出來，就是希望教育局能夠多協力，也希望教育局、社會局，還有衛生局，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邀洪菁惠洪老師、及牧愛的吳理事長、還有廖教授、還有生命系的黃主任，參與你們的自殺防治團隊，或者是工作坊，或者是協作的力量，如果教育局有什麼需要的話，李銘義老師也願意提供我的支助，以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蕭先生有要發言一下嗎？來，請。

Only 實驗教育創辦人蕭創辦典義：

大家好，非常感謝柏霖議員辦這個自殺防治公聽會，我是上個星期知道這個活動，因為我們這幾年都在協助「懼學生」，懼學、中輟、休學，我們主要服務的年紀是10歲，大概到20歲。如果這兩天你們有看到聯合報全國版的報導，裡面就有我們的報導，聯合報現在有做一個叫懼學風暴的專題，今天第3天還有，全國版的。我們在推動一個觀念，當學生懼學之後，中輟之後，不是選擇回學校，這個觀念就有很大的差別了，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去學校，因為現在的法令已經通過了，叫做實驗教育三法，2014年已經通過實驗教育三法，當有些學生在學校，他是被霸凌的，不管是同學霸凌、教師霸凌，很多種很複雜的情況，他在學校是走不進去，請不要再逼他，因為逼下去，小孩子會倒，可能會自殺，家長也會自殺。

我們這幾年下來，我們平均接觸的學生，我們一年大概服務30位，兩成

中低收入戶，六成是憂鬱症，兩成是自殺、自殘的。當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就有心理師團隊，整個社工懼學生系統，像我們在高雄就有跟英明國中合作，跟岡山國中合作，這個都有。

所以我們要強調的重點，就是說降低中小學學生的自殺率，他必須做關鍵的兩件事情。第一件，因為我們現在報告的觀念都很新，可能剛剛你們都沒有聽過這件事情，第一個，就是社工心理師跟教師必須真人，真人的方向，不要再說只有回學校這條路，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去，因為法令已經給父母有教育選擇權，叫實驗教育三法，你可以選擇自學，而自學國中小可以選擇要不要跟學校合作，就是要不要回學校選課，他一定是跟學校有一個法令，因為是義務教育，高中可以選擇要不要跟學校合作，這個有比較複雜的部分，你可以選擇走自學這條路，請問當家長知道自學這條路，可以解決他的升學跟就業，還會有那麼大的擔心嗎？因為在台灣要讀到大學畢業絕對沒問題嘛！甚至研究所也不會問題很大，只是國立跟私立的問題吧！所以就選擇不是回學校了，你可以決定要不要去，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他就可以降壓了。

第二點，就是自學之後，課程設計為什麼可以降壓，我們現在所有的法規，我們在學校是不是課程全部都要照課綱，一綱多本，自學之後，可以無綱無本，你都可以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你只要活著就有希望。什麼叫有感興趣的事情？我都跟我們的學生家長講，你會吃喝玩樂，我就讓你私立大學畢業，就業沒問題，你要研究吃喝玩樂，就可以有機會上國立大學，你要寫一些東西。

時代已經不同了，運用的理論叫杜威教育理論，生活即教育，學校即社會，或是現在的生涯發展、生涯規劃輔導，相關的配套進來，家長就會看到希望。我舉一些實際例子，我們學生的國文課，請問是上學校的國文嗎？不是，他可以看動漫、看電影，寫心得報告就是國文，只要看到國文字的就叫國文，看到日文字的就是日文，英語就是英文。當學生覺得學習是快樂有趣的，他就不會有這種自殘、自殺的課業壓力，而且整個升學制度的考題，全部都改變了，還有升學制度有申請入學。所以這些觀念，他就是一樣可以高中畢業，這樣就可以降壓。

最後一點，就是面對懼學中輟生，因為我看到的數字，高雄的這些，我不曉得現在中輟生多少？但是休學的學生，每一年的高中生大概有可能到1,500人，因為這幾天的統計，全國性的大概有到2萬人，這些學生怎麼去照顧陪伴？有沒有可能教育局或相關單位，在手冊上告訴他們還有自學這

條路。因為當高中沒有畢業這件事情，會讓家長很恐慌，小孩子會覺得沒有希望，我沒有希望，我可能就會想到很多負面的問題，這些怎麼樣去解決，所以要建立一個陪伴懼學生的生態系，生態系統裡面會需要有社工心理師，可能有學校單位的輔導室，還有像我們是懂自學，跟跨領域系統運作的人，他就可以降低自殺率，以上報告，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剛剛蕭先生提到，如果高雄有 1,000 多個，看怎麼去輔導他們，給他們多一些訊息，人最怕就是沒希望，有希望大家都可以活下來。當然每一個人的沒希望有不同，可能是經濟、生活、生病等等都不一樣，但是沒有關係，我們能做什麼就盡全力來做。

好，我們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謝謝各位學者、專家，也謝謝各府內的局處代表，我想無恆產而有恆心，我們只要有做，就有進步，只是那個方向，如果對讓它效益更高、效率更高，我們要做的是這個，就到這邊，謝謝大家。